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汪象先

賢叔父來得足下手書申契闊之雅及損餉扇盒俱領訖尊公供中無恙侍膳讀禮之暇著作日新不朽大業

成矣足下足稱佳子弟第近聞稍有紛紜蓋叔父云爾得非以酒德小累耶勉旃自愛僕自入春來於生人之好一切從澹唯文字結習時時往往作撓耳方欲驅埽之而足下乃猶嗜其土苴耶聊附一部去不足存也賢叔父出足下所藏三種戎路表黃庭經右軍雜帖皆宋搨紙墨精甚然是思陵手臨殊於大雅不足陰符經乃祝希哲書刻石者後有顔真卿云云一行下褚遂良字割作贋帖耳希哲六體書極真而不能大佳其倣眉山

雙井尤劣漫為提出想足下不以為訝也病目草草不

次

又

不見足下十年矣每長公過我偕二仲杯酒流連念若

少一人者乃足下竟不復過我不敢以為望弟覺山園

少足下足下亦少此山園兩缺事耳長公作大緣事於

金焦間帝釋天龍人非人等俱拱聽第不免折蘆老僧

一笑如何計還棋已久聞為叔氏授室臘月十八吾家

少兒亦爾自此可完向禽之諾矣茅平仲磊落男子也惜僕方習靜倦飲不能數周旋書已為致之矣太清樓帖佳甚跋何必出朱忠僖乃為真耶二王楷亦然但非祕閣全本耳一一為跋訖并扇附納珍味祇領薄有所報勿以為褻幸甚

答華西湖

公集成而需不腆之言以弁也則孟達兄弟嘗露之矣今公復以誠懇而二子先容焉僕雖陋敢忘其諾且幸

而未及獻歲墨卿猶在御也公年今七十有七耶而好吟不已思托於豪賢如百谷輩以傳甚壯之念之使者將集至時已迫暝啜朮粥畢即燒燈畧讀一過大都多和平爾雅之旨第集名騁游未甚合至樂府詩餘而後知靖節之賦閒情不虛也僕久不受潤筆而公所貺皆機杼中物不忍孤來美謹拜嘉獨誦書辭未類意以為仲達筆不則郁人文也昔陳琳為曹驃騎作書子桓疑之而復托琳以書辨公得無類是乎然書以叙悃信情

而已不必作此吃吃也一笑

答華孟達

華與吾王爲世講而又世姻也顧獨不識足下乃至耳中亦未有足下而一旦忽拜足下書及詩乃至併得足下全集而讀之僕跌宕翰墨之塲三十餘年矣所接海内名士殆盡而於一衣帶水地羔帛還往中失足下良可怪也雖然士怪不終合不怪晚也足下以臭味偶入故所飾奬僕太甚使僕慙於前輩長者及吾先友然而

足下自從靈扃得之非隨世漫笑哭者僕安敢復置喙也足下詩在濃淡間時具悠然之趣而調復朗朗文簡勁有法尺牘尤雋永若乏踵門者不能盡足下才耳過此當日益弘請誠未覿其止也後序爲仲氏將足下授之意耶抑自草耶自草者僕又失一人矣伯仲之亟稱郁人文者操觚凡幾年其人未老否不然僕又失一人也小暇幸與偕來僕將啓弇州園而掃容觴之石以俟雅覞種種雲霞之潤溢我几席後一月當成序及報草

先附不腆之謝於從者幸亮存為囑

又

日來擕集丐序者麕至意殊苦不能應之獨至誦足下詩文輒令人爽然捉筆搆語不覺清颸之入懷也梓之當令晉陵紙貴第不知僕重足下將足下重僕耶所願更益充吾學養吾氣氣完而學富遇觸即發有叩必應吾常操彼之柄以役之而不受彼役乃足稱大家耳六朝以前所不論少陵昌黎而後蘇氏父子亦近之惜為

格所壓不得超也北地濟南格超矣其詩不受役文不能不受役也足下勉之辱示郁人文要須一見之不則得其著述亦可所餉名蹟種種第山房中非缺此而損足下槖裝後勿復爾也序稿呈覽外薄意附報不一

又

足下念我至矣第每得一信則文日益多又益奇且工也所致左氏謀間及兩生往復書病中強讀之不厭人文之嗜古篤矣毋論謀間出左氏卒卒竿尺語亦左氏

也仲達謂其數言似子雲毋論不見數言即卒卒竿尺語時亦子雲也乃至作暹般誦洛語於寒暄訊問間亦幾乎牛刀割矣柰之何不使握如椽筆效丹墨旃廈也仲達才本高俊語時出以法故讓耳大江以南操觚之士僕必識之而以問足下間得百一應耳以及人文及仲達則百問而百不應噫嘻我知之我知之不佞披揖於天下垂三十年而今乃信諸所以得名者非吾所得意者也大夫貴心賞耳雖然亦頗有以效三君子夫

日月星辰其垂象亘萬古而長新者元氣布也黃河之流歷萬里東注海而不屈者元氣貫也不有孟子莊周戰國策司馬子長足廣乎玉雖貴僕願三君子化工之葉木也不願三君子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往往有好仙語意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悟真篇落漢武黃金竈温柔鄉穽耳僕過中秋即入團焦塗墍四周如衣夏甫惠生五車一字不得用兒曹甫踰髫即令受產以此尚愧龐公足下為我見諸名士翰墨深愧來

意之辱為留沈氏則一帋其他却附納勿見訝也食品拜賜歸田歲間所為文辭得四十卷只堪覆瓿耳

又

郁人文來云以太公違豫故足下從事醫禱間甚苦不能走一介訊問而使者以手書至矣四絶句朗朗是金臺宮中語但僕實無所證塊守一室焚誦為業僅欲息機埋照以俟異日之引而過為諸賢飾畫令人且慚且畏太公當以勿藥比來江左殊有百歲人毋慮也足下

文必傳世丹穴渥洼體格已成但長其葳蕤極其蹀躞可耳吳中顧山甫詩而隱者也品格高甚貧不能暖突惟足下一過訪之承損餉食物破例領半以章來雅後勿復勞筐篚也

又

靈軿見訪時適於俗客有所畏擬以日下春烹葵燒筍作物外談而雲雨飄忽不復可蹤令人悵然足下詩譬之宋衛已自成國采而為風可删者少賢仲氏則大邦

賦也然尚未受命於東都雖磬控縱送洵美且都而少一段如組如舞在僕既蒙物外之賞當必有所效幸小寛之羸病初起氣息惙惙流火之前或得如約也金剛經是宋佳刻而解者一村老儒開口說波羅密比之荆公三昧尤誤今却附璧勿訝勿訝

又

僕自仲秋後體始得小挺而日苦筆硯役忽忽無寧思足下詩大抵成就少可受雌黄者故未及勘却為仲子

勘一番然亦任意興時發時懶去取或未當仲子天才大有神至語亦有從苦思入者第下韻入字往往未穩恊以故向饒專力而篇少全功譬之未攻之璞騄令拙工見之不免相累老卞耳昨見宗伯公意不甚滿仲子尺牘以檀左法不可恒用恒用則為人所窺郁人文小語自咀自譽可耳難於貴洛陽紙也此語似有致足下識之別紙所諭大阮欲得詩序僕於新正誓絕此障矣今則未敢懸却也百谷好於筆吻間作業不唯調此公

亦似調僕呵呵

又

前者承足下與山甫枉駕出所梓新編見示俾為之序既而讀之往往取清適而絀雄奇貴風度而略氣格若吳子諸近作多辟支佛果非大乘十地菩薩位也以足下已詩證之大有勝彼者可知已内篇之目尤未厭服衆志憎茲多口以故拙序多歸美山甫實欲為足下解紛耳亦不必與山甫言足下更後十年當率諸侯攘夷

擯楚而後謂之盟主不至作句踐縱橫江淮間而已僕所評擬似不必列卷端中間取一時俊快未可便稱漢廷老吏也何如何如

又

嚮者足下過金陵時方苦應試之士麕集襱襶報謁揮汗成雨於生平知已竟遂寥簡此歉何如亦恃長者見亮形跡之外耳足下為名場所耗磨別托貲郎以了壯游之興若長卿文人次公循吏俱繇此階何自為屈倘

檇近集百卷燕中如陳伯玉故事當一日而名動公卿太原公故知足下必為倒屣僕之此書亦贅疣耳區區衰老對鏡自憎加以手足之痛乞歸不遂當圖再上其它筆硯之債韋累無以聊生足下亦憐之乎西虜縱横南盜猖獗而肘腋之間隱憂復深見太原公眉頭恐亦無舒理雅貺祇領聊附薄報不宣

華仲達

吾師曇陽子以陽九日示化也則拳拳不佞寡言省思

矣居二日而足下書至夫不佞皇皇焉若有所失惴惴焉若淵氷之踐而遂遺訓是恩安能復以危辭涸足下雖然足下之念我殷矣其文工矣僕又且閉關果爾遂失足下矣夫嚮者與足下伯氏書謂三君子為造化之葉木也毋為宋人之葉玉也夫雕蟲者文也其誰能不葉玉謂葉玉而不失葉木之意也篇有眼曰句句有眼曰字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篇有篇法此三者不可一失也顧世叔者不知何如人某吾粗識之彼自作傖父眼

耳求足下一報詈恐不易得也抱朴悟真之誤非謂抱朴悟真誤也謂讀之者誤也真人在巳莫問鄰太上若預逆後人黄白交接事耳僕毫未有得其閑闗也譬之沐猴效禪僧坐今又以足下故而違寡言少思之戒幸言不耐長而思不耐沉以此小自解耳大䝲拜嘉少有不腆之效亮納為荷

又

得足下書讀之其書仙也再得足下詩咏之其詩仙也

已而竊窺足下之心腑顱骨仙也然而微有疑於足下仙者非謂足下不仙其志與氣也非謂足下有大父及嫂與諸孺子之累也以能一習未洗耳雖然不於足下驗之乃於僕驗之僕自奉先師誨拔之於火宅苦海中跽而矢天以出世為急亦能捐此雞肋還縣官矣捐蝸廬與蟹螺之産付兒子矣山池館榭之靡麗名蹟古器之瑰奇澹如嚼蠟不挂口矣後庭故無人絕不寘意矣入關來亦焚筆硯然既焚而時忽置之此念不能都盡

以此時出没為太虛累僕老矣猶不能盡之何况足下方鼎盛其春秋凌西京攀先秦而慕三代之英劇鏤五藏唐突真宰東家食西家宿殆亡是理也先師一脉自葱嶺來蕩識慮詞藻而空之數十堅固不論也僕亦偶及之安能强若所就而從我退之文人其所詣豈僕敢望然晚節自為絳桃柳枝所搦唊硫黄鷄炙死毒耳何名仙去也歲晏氷雪且學昆蟲閉關足下與郁人文幸匆來春中隔溪禪堂成或足憇長者轍耳勉旃自愛

又

人丈歸無何兩伻復至則二詩爽然快目稍一誦之九咽作青精氣長謝君王莫賜環知言哉僕於至道無絲髮得唯世緣一念粗息耳又所引仙師示趙沈二子語具見超識足下遇真師者何如人哉即祖老母寡兒女纍纍不碍真如火宅中正可下蓮花種子僕苦未辨此聊借境以逃耳昨見二三友生云足下能前知果爾却不敢薦也縱有之勿作聖證佳耳楞嚴經中世尊語可

畏昆季詩皆宜和而意不欲累筆硯興至當一為之不一

又

郁人文忽忽土木人也以棄諸生故來便自不凡齋居不能學逺公破木乂呼酒與匡坐許時覺鐘鼎色射人眉睫出其文左氏也亦須念樊宗師障可愛亦可畏也足下好仙而疑我曇陽師於禪則足下所好仙楞嚴中十仙也以此度世可耳何渠能出世僕不敢為足下道

破今學士家刻師集展能識之尊大父所苦想已勿藥
高年幸倍將攝不一

又

僕自十月來苦脾弱削之甚而受役筆硯不休氣息惙然幾不可支每讀貞白先生作才鬼勝頑仙語大為所誤元馭與家弟苦相制勉進一肉勿開卷矣自前讀公詩且大半大抵神來之語迥自意外天成之句高出物表特以體裁未定瑕瑜時出方欲少效雌黃為公作忠

臣得來諭虛挹乃爾益不忍相負矣新詩尤多警致并容請質瞑眩中閣筆再三不一不一

又

僕一入夏秋來病時間時起小挺即料理伯仲詩而為地下之人所苦不得精治之得所示新詩思益奇進令人心折此月盡可以授簡矣所云近事不足挂之胸臆大抵外魔有盡内魔無盡若以此介介則終為彼么邪子所勝矣一笑一笑

又

數得足下書於僕致精懇而又有物外契故不敢辭而僭為之敘第所去取有出於一時興倦意懶者足下與伯氏再商之可也名世之語故不在多不朽之計亦不貴速吳子輩眼既少珠吻乃多剌昨因喜胡元瑞近體詩許之小過情渠不免沾沾為犀啄所嘬幾無避處足下自愛自愛僕筆硯緣非久當斷矣

又

僕無故為人所悞倉皇出山生平兄弟一旦奄逝無由執手為終天恨部事無幾消長安米不盡唯竟日矻矻筆硯蒲團遂荒初春略應酬人事則筆硯又荒矣秋深頗有建白即上疏乞休而不見允出月當再懇弇山一片石尚可偃蹇卧也足下風度瀟灑故事楊君玉斧之流靈真悟契逍遥俟期何物阿堵足以嬰念第聞亦有奇痾當是行持偶過旋已就愈自愛新詩冷然之致令人神思飄越小間當為奉贊且圖和也聞希言去殊悵

遺體歸然比之何蓑衣丁野鶴為勝足下何自損丈房之餉乎却有薄報不一

華存叔

得教及損餉名醞詢幼玆具諗道履清豫跌宕詩酒間殊足生活不似長公日沈沈燕坐而已僕自十月來忽爾羸弱漸成骨立為家弟及友人所强稍進一肉補之不能終頭陁行遲殊自慙愧公念我且悉至愛所云幼玆和美易諧而少堅苦恐徙箸之後為應酬所奪僕亦

覺之見輒相規切第王簡穆一言長梁齋便自輟勝於樂令清談累日也公書法駸駸大令以故多外拓筆日益工而結體益廓落竿尺往返小歛之何如近刻山園十記將完之後却奉覽不一

又

時聞足下善病狀輒為懸憂得手札云向康豫且詞翰斐然審跌宕杯酒間尚有餘勁也僕一太行坂傍驥耳導師解羈絡而飲之清泠以故易為馴豐草長林差自

得意然欲調此飛騰蹀躞態於不饑渴時亦自難也所
云潘大司馬口僕不置此自誤愛僕耳非愛道也果愛
道者胡不以一介來叩仙師羽化所以而刺促脩治城
公行逕茲附拙撰師傳乞足下試一讀之能暫脫五時
衣御白帢握麈拂趣故自無限也

汪仲淹

記別後曽附一書足下竟不曉何人亦不曉作何語與
何事僕侍師野次狎風見侮蹵鬼幾遂委頓今雖能步

履飲啗尚未是完人益信此色身合離剎那間業分産授兒曹生平嗜好洗刷多盡一俟師羽化即披破衲入圜焦矣向亦曾以報長公不審相領略否念足下嫂良而夭且不欲食前約破例成此志銘而足下别紙為小豎失之遂爾草草第此文在長公召陵師或可當陳鄭一賦耳適鄉人瓜戍者便附此不一

又

新安戍歸得手教知叶熊羆之兆不任踴躍欲界天中

樂無以易此者計長公起色滿大宅當相與侍太公作湯餅飲耳七月初僕及元馭學士俱見侮二豎子幾各委頓惟長公亦同之此曹幺麽都無眼耳却不如唐詩鬼猶能畏花將軍歌也蕪辭不足以顯逝者而鄭重相謝又申之以經像諸物種種妙好既不敢郤復無可酬如何如何彌勒經佛面竹留之大豢同室中餘從兒子博得伯虎一畫將意不知其足相當不也先師化像石刻僅存大都生時煜煜不定相雖僧繇無所措手聊附

去一紙拙草大傳成不敢望稱傳神或十可彷彿四五耳家弟體多羸疾而抗志物表雖有泰中游恐不作久計想亦長公欲聞者餘不一

又

歲晏淒其氷雪交沍寓伏一斗室中如蠶蠖蟄而使者忽來出手書累紙言言皆嚙沈水屑至以豚兒策名為我懽劇擕如意舞此兒跳跋名場初亦有千里之勢一蹶後遂無復情不謂伏櫪小鳴忽爾驚人第嫌其跡弛

不為遠器耳僕坐此不免出與里舍子酬酢賴其出門得以弛擔然疲憊之餘形神了不相攝眞所謂遂兔而失麋者也世法中人尚以我此言非信耳長公何善病若此此自有繇太公捐館不無孺子慕一也入有進通之戚出有景升之感二也塊處一室不能作山水暢動止園圃受貴人目三也祈言者麋集言必驚人即不至夢腸出亦走入醋甕矣四也此四者皆非所以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惟足下可進此言惟足下旦夕能

慰解耳兩月前見有傳吴明卿非常者尋得渠手跡為之驚喜如再生吾家阿敬遂補浙江學堅卧不出吾亦不強之盞老來朋舊道盡若晨星何況手足遠者萁使之存近者不忍其遠故自不能不爾潘氏文已脫藁却付之去為太公事鄭重若見濡滞者然亦非遠矣墨贊更為補數語獻歲之期惟日跂之不一

又

足下率仲嘉偕侍長公而過我真千載一時弇園雖麗

不得當也或僕與家弟悉索敝賦以從差可捧盟盤耳初覩長公玉色小悴殊為邑邑淡辰復伺之壯氣在大宅間更王且健進七箸頓以豁然唯覺食不勝肉淡液溶溶喉咽須小省節之乃佳耳方太古墓志為足下完此心諾應否付尧治非僕所敢與也所擬見訪海上及同肖甫諸賢游弇園澹圃清洋留别凡四七言律皆不可已者幸從臾長公仲嘉速為之潘生作報書用幣更三日文成即付急足也足下篇什自足籠罩時輩元瑞

器不勝才吻不謀腕腦滿腸肥談笑間柴棘何足與較也見委單幅書舊草諸子之一疥足下壁如何如何

又

自與凡別已滿三月不知於何日侍長公杖屨聞本寧近始抵留都貞吉想久返豫章矣僕斷葷味來已八十日徙鄉落復七十日唯為長公草一文及了十餘宿負今便灑然矣昨忽傳長公非常旋審其妄獨怪黃舍人不馳一介來索草其說為何趙宮贊云許相不肯為長

公推轂或妬婦之口未可信也方中丞亦起家鄒彦吉再罹白簡屠長卿遂至削籍彼雖皆有以致之然右文之意安在唯家弟得小舒氣已就途矣適遣人賀長公退院頭陁無一物可以將敬亮之亮之

又

前者望凡侍長公而過我弇中則日手一帚埽三徑矣及元敬至而怪紫氣之薄也葢娓娓為稱凡善病狀令人心折業欲遣一蒼頭走叙而無可使僅附數行於潘

景升不謂其尚留滞也已而有傳兄起色者兹拜手教及叩來伻恍然若再得一仲淹何慰如之唯益加進乜箸親醫遠内以防春事承貺二詩具諗至嚮弟實無所得嚮來稍涉矜持兩追骨立今稍腴健政得滋味力耳昨偶有語報趙汝師云不能不死而能不畏死不然恐悞賢昆玉清問大作擬卒業而初歸自淛有不得已冗來伻促報甚急匆匆不克詳異日併汙素卷附納不次

又

足下稱西湖諸詞客大會選伎徵聲分韻賦詩足使天鏡中增淡粧濃抹之勝乃至念及丘壑長物使薦其昌歜覓陸於三鷴八俎間則非其任也計長公已還䊸為叔子授室吾幼兒亦欲同之自此乾坤間有兩無事人矣比來遘異人粗有所得於郤病尤神念欲薦之足下并以助長公扶老之具不知夙緣當何如耳茅平仲已為達書於兵使者其人似河朔傖父可以義托惜晩遇耳使回聊此附復強飯自愛

又

前者得長公信云兒日唯啜乳幾至絶粒為驚憂累日邇接手教敘致娓娓且詢之使人飲噉已如故良足慰心亡弟得長公大篇足以不朽雖如天之䝉亡以加矣而贄幣不一領何能自安當令猶子别圖所以脩芹芷之敬耳許相公書來為長公推轂之意㢌矣即為致之二相及宰公昨得鄉家報言似尚有扞格也僕方悔其出如誤食蛆蔕敢以此味獻賢者耶吳翁晉詩可壓三

千坐客聞賢金玉日三粥何以能作平原孟嘗哉一笑餘不次

又

得足下書滿紙文彩煥發足占神王私心竊喜之其所尤深喜者目前輩流往往訣面獨足下有知已之言耳所云刑老執政亡弟仙遊恬澹之宮香火虛矣訟獄之勞孰與寥廓之安八座之貴孰與長生之樂此意誰能拈破即拈破誰肯為弟舉者長生事殊渺茫蘇長公云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却能小小理會遹時業已上書乞骸不得請則於新歲引疾計當無齟齬也足下知吾有猶子之戚耶天之待亡弟可謂酷矣亡論其賢差任箕裘世固有老者病者百死不死而少壯者忽遽死造化奇譎不可量也比張少司空遷大司農中外皆謂長公用翁左司馬署右宰例有成言矣而至今尚未推豈銓垣尚與政府角耶計不它補當自定矣此腐鼠不足以當鵷雛一嚇且足下擬僕歸而僕擬長公出毋乃

非當哉故不敢聞之長公聊為足下一及耳仲嘉薄游不稱意如何方將草其尊人誌旦夕且脫稿象先之楚可成歸否吳翁晉寄詩詩甚雄爽排律如入武庫甲仗森嚴計已返雲不能作答書交游之中獨峻伯有此子縱横藝苑恢張父業可念也餘不盡

又

見賢從即問兄起色云尚未脫然要當屏謝一切節食鮮飲久當自佳齊雲之約毋論山水清勝豈有叔夜玉

山之頽然吾坐者四而不一報者闕　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雖淺語能令人深歎合諸賢故是勝事但僕殊畏喧囮惟有偏舟獨造而已俞仲蔚墓表幸為一促長公其子已息心但僕於此處氣能放過亮之亮之

汪惟一

記在郞中初夏午睡足汲石泉煮虎丘新茻啜之乘興為足下掃竹里館記既成而讀之不覺失笑即腐毫吏

漢人少此一段境味也遂欲奉寄無繇歲杪晤子與攜李道中叩足下踪跡謂倦闓游業返欲矣僕以量移歸里以避言賜沭無間關道途之苦而獲息涎蝸殼九友齋十歌所懐一旦還我天假餘生當徙入二藏中覓生活不敢復嗷闕矣世人自當妬吾處不當妬吾出也伻來辱箋教損餉種種扇頭二詩壯麗精切怨而不怒古印新刻所謂五湖長不敢不拜來意之嘉陶隠居十賚未足多也第長下衍一者字於義不相當能為我

别刻古印見寄尤妙勿謂老人得隴望蜀也所成鄙言

畢畢亦似小有寓并往拙集一部秘之毋輕示人不一

汪仲嘉

每從行卷中得足下詩輒撫掌稱快今者二章復琅琅

乃僅能以一律奉酬雖卒卒他冗亦緣與家弟僅割連

城之半耳長公龍躍藝苑為千秋盟主二仲率大國之

賦以從誰不授欵惟益選將蒐乘毋示敵瑕以防不測

耳詎可口舌求勝又新都多烈俠覯季布灌夫更用為

快吾鄉士風柔脆騣見之無不駭傳者唯足下從容一規之通家骨肉情至不自覺其切偲也稍閒閲徐子仁卷乃用意筆珍謝謝天日集蘭譜各一部附覽不一

又

氷雪中使者以長公及二仲書問訊足下至發篋笥藏而貺我又不以壽名使我不能却惟是長公申後訪之期仲淹叙起色之詳於報書中具之足下所示諸篇甫擬卒業而歸自泖塔復為里中兒所跡逐小欲緩使者

行兩促歸甚迫倉皇勉成肇元東林一律書扇頭塞白而已於仲淹二章欲稍措意則不能也僕自五月謝一切筆硯獲稍息肩九月避警入城小有不得已之役尋為他人竄竊脅遂復浸淫比之於舊雖十損八九尚不能作無事人近更有一種無賴子偽刻注孫武批選古文時義談藝諸書紕繆庸陋冀以規目前利又有初學少年勉强一見即詭稱門人偶得兩語輒敷演為序冀以博目前名僕已置之度外矣恐長公所必不免幸即以

示長公及仲淹共一笑也寒甚呵凍作草附侍史書之幸不罪

又

獻歲前後皆奇寒客至即圍鑪而飲筆硯皆凍以故新編詞翰驚絕而尚不能效雌黃一字老懶固當爾聞長公佳勝倘遂東游凡必具青鞋以從來玉閣中以紫氣為候也聞仲淹疾已平少年事未盡却當虞春訊故人李時養凡所素知也毋論其技即其人長者幸薦之長

公且聞龍司理有李遠之好能先容否冗次不一不一

毛豹孫

行時辱枉送雖不獲一把袂而扇頭之作不減河梁暑則懷袖寒則篋笥何敢忘也僕過時之人強就籠檻束帶追隨貴游少年無非慙悔江山名勝滿目小小篇什差足獻酬而造物妬之亡弟之耗至矣念生平唯此一弟匪直同生亦忝知己垂盡之年倏爾奪之令人何以為生張肖甫太保逝矣此間有陰大司馬徐魏公者皆

小於僕一二歲食頃而亡多年閏道人羅近溪俱化異物閏雖似有去地然亦不敢望其來也以此僕決欲歸一兩日間乞骸之疏當下第恐輦上君子妬吾閒耳趙少宰大雅亦時往還李生者尚在芙蓉幕中足下如有意奪何憲五色筆僕不敢不為緩頰第未審主人意何如也太宰公將發何不附之而來趙公非久當得北子念謂足下問鴻都北門遝取者五人而羶附者數百人可笑也且此何足以辱大雅不一

李仲子能茂

僕為聖主誤恩失計一出鄭躅留省治城之鐵不供鑄錯方圓上書陳情歸與病弟相守而病者不待五十年手足一旦判離哭泣無節形神不親方杜門謝醫藥忽得足下長箋以幼于紹介啓而誦之鏘鏘乎何瑰麗悲壯若是也昭代作者濟南新都足下微抑新都而右濟南此自獨見亡所容喙第飾許及僕所不敢當耳足下又謂吳越間有動為僻棘好創異談自謂追躅遂古得

非劉子威吳瑞穀諸君哉此不過日取三蒼五雅揚雄方言之類字剽而句擬之以文其陋足下但讀左國短長賈誼史遷數大家言何嘗有此也若爾更不如昌黎河東廬陵眉山之為快嗟嗟文之不易言久矣若說詩者亡慮十餘家往往可采而獨蘭谿胡元瑞氏最為博識宏覽所著詩藪上下數百千年雖不必字字破的人人當心實藝苑之功臣近代無兩渠必欲僕序之亦以避標榜之呰尚未脫稿足下得之否六詩具見棲托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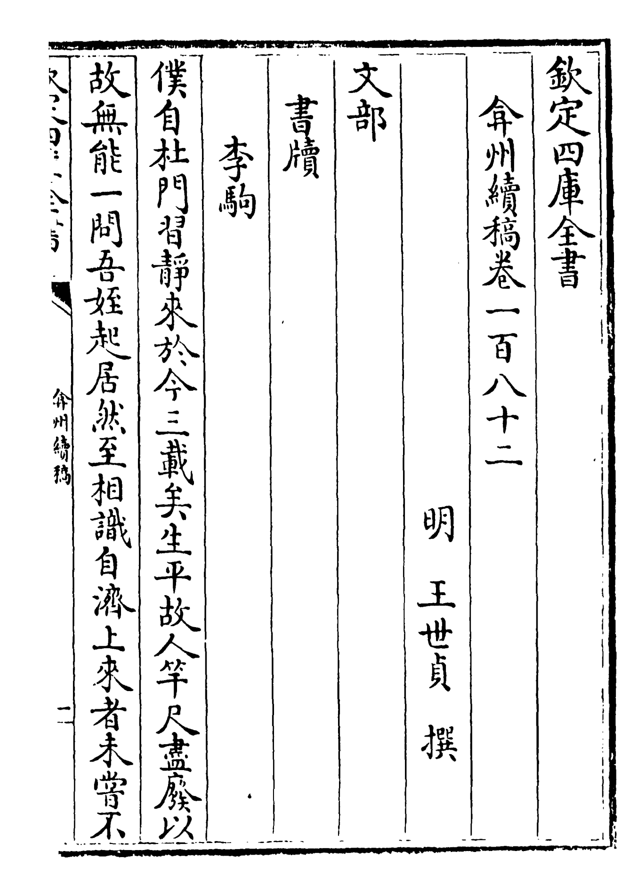
詩及文稱是荆山之英武庫之良小加磨淬不患不作
國器虛益滿損聶之而已先青州行狀已徵雅屬背後
命詩宜和病甚不能措思聊以一章塞白亦不知作何
語亮之亮之

李伯承

昨歲郭年兄之使者稱老丈有非常之耗其辭甚悉恒
惋彩日念二千里走介之難輒附不腆之辭及粗帛以
往忽新安余老至稱老丈道履萬福不覺驚喜絶呌如

再得一東岱也唯聞有目青然子夏之經術左丘之國
語不妨於此際成之此老致公明儁一編足為中原吐
氣想當次第付梓矣草率附報不悉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李騊

僕自杜門習靜來於今三載矣生平故人竿尺盡廢以故無能一問吾姪起居然至相識自濟上來者未嘗不

諄諄也昨秋知以貢至都下就臺試而燕金復貴令人悵然金茂才至忽得手書披誦之餘恍若面覿此生頗能道吾姪家事云歲收多歉長吏佐之煩以食指為累無暇治尊公業與書中語相類唯趙中丞為尊公立一緋楔標之曰海内文宗少足吐氣耳僕斷慾來滿千日一切葷味不沾口飲省十之六七待先師誨期而人事未盡謝絕尚受役筆硯間不知此身堪受爐錘否七子之後人無一如意者豚兒僅一鳴旋復杜口造物忌名

可畏可畏許長史猶在人間誠出不意聞雖不良於行而飲噉不少減却壽徵也殷少保咄咄遂爾奄化不獲見近時光景可歎可歎外白金二兩少資膏油之費可也

曾麟兆

承念及僕出處事為立髮扼腕過矣僕本菰蘆中人耳差讀書及雕虫之技於世本長物而世偶用之又不容而逐之俱可也不幸偶有泉石書畫之好為僮輩從臾

成一團又畧置九友齋中物囊橐如洗今歲荒為公逋相厄不免挫雁矣聲色之奉生平絶無之今以風馬牛事見汚差若無謂茍舉毀譽於一切空似亦不足動公方寸五嶽也苦瘡瘍時作痛痒得一愈後卧起自若游戲翰墨拍浮酒船公思之吏以為羡矣知讀書山中今秋背城借一顯即墨老將作用拭目而俟承損餉鶩鮓荷荷每黄州人至㸌生嘈嘈自語得佳伴矣餘不悉

劉少石

獻歳先後兩屢數千里之使而慰存我何足下之高誼如此僕本不能出而懇辭之疏為政府勒歸則兩白簡上矣南牀不為知我然亦不為不愛我也五十之年倏已過四界此餘日讀書灌園行當更忘我耳然亦不能別頌江湖約束也足下讀禮之暇益精進以成驚人之鳴子鶩腊鮓拜貺當時蘇長公只言黄州猪肉不審其故今且付青州從事作伴也手瘡口授侍史不次

潘景升

自伯玉倡古文谼中而谼中市人毋不為伯玉言者亡論伯玉所草太夫人傳即狀議誄挽之類靡不蒼然淵然古色所以為太夫人不朽者谼中足矣何所少而必欲得僕不腆之辭贅之來書幾千言甚法而範獨所飾許僕過當以僕生平所伏膺文則伯玉詩則于鱗耤令二君子以屈趙一日之好推合左師豈具區區宋賦而匹晉楚足下正自欲得吾文耳念欲以不文辭而仲淹若聊蕭之曹子念又稱足下佳人也少而多長者游其

它詩文亦稱是以故不能終拒第使我供地下役等覆瓿則可乃使之與伯玉並馳所謂張子布見之耶大幣援白香山例以半資刻佛經餘筐篚報足下亮之亮之勉進饘粥自愛不一不一

李生寅

僕已舍身道盧百事盡廢而獨受役筆硯未已春夏來為病魔所侵忽忽厭之每思忘言之會嗒然相際而至讀足下詩輒似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為起舞屠長

御所云力去雕飾天然沖夷誠為實錄第既賞以天然不當復言力去耳方餌參术不能覶縷外山園記張氏刻蘭譜附覽不一

顏廷愉

僕自閑闗來一切謝絕無所延納而足下儼延自天東南踰三千里而來以公瑕先容我則贄丈授簡叙生平傾挹之素禮恭而辭敦皆非譾薄所敢當者僕老矣行且削五官而為混沌足下復將鑿之乎則僕有驚而走

耳雖然足下非欲速成者也以求益者也則僕安敢守區區塞兑之戒而虛足下三千里之誠不小效其一得夫文有格有調有骨有肉有篇法有句法有字法今覩足下集并集中諸君子語非北地濟南新都弗述其格古矣骨樹矣句字修矣所少不備幸相與勉之而已文之所以為文者三生氣也生機也生趣也此三者諸君子不必十全也無但諸君子即所稱獻吉諸公亦不必十全也願足下多讀戰國策史漢韓歐諸大家文意不

必過抨王道思唐應德歸熙甫旗鼓在手即敗軍之將僨羣之馬皆我役也至於詩古體用古韻近體必用沈韻下字欲妥使事欲穏四聲欲調情實欲稱彀率規矩定而後取機於性靈取則於盛唐取材於獻吉于鱗輩自不憂落夾矣足下稿稱曲弄新聲夫曲弄者擬即委巷也得無犯乱户銑谿之咲乎新聲者今辭曲也求奇而拙希雅而俗易之為便盧先生集有信來希致一部

陸無從

公生平故人渡大江走五百里而以文事相托且此公
又年家兄弟也僕於文故不自愛重第自重九日於上
真前有誓矣若冐昧為之何以辭於上真亦何以辭於
鄰里親戚謹併來幣附納亮之此間惟有梅花未殘公
策一蹇而來尚能呼濁醪相對公若欲求名筆或可商
者面告不一

徐生

僕自丙子冬避言歸里即便托跡麋鹿貞尾泥塗中間

辱仙真見收游方之外與世路末殺雖以相知故人如老丈者亦不能通咫尺之書道區區申款款而撫州周使君伻來乃辱賜存拔椷誦之怳若覿紫芝眉宇令人神爽第飾奬過涯非謭劣所敢承耳方僕盛壯時妄自意以為班史而後紀傳之體猥雜偏勝左氏而後編年之書繁簡失次亦欲整齊其事與辭勒成二家以追跡盲腐至於國家汎埽荒穢照暎千古而二百餘年來無一人受蘭臺之管者乃上稱金匱下裒稗官方欲謝絕

人事冀有所結撰而一行作道民不敢捐半生精神於筆硯毫翰間且慮見聞少有未真不憂人非亦有鬼責以故遂抑不為吾丈絕世才也方以盛年得離世網天假之日有事於此誰能妬之昔柳州以史事責昌黎然謂必史職而後任史事則非也孔子豈嘗職魯柱下乎哉每覩台鼎頻草摩俊彙起雖以僕之不肖隨人齒頰尚有婁玷除目而不能以格外用賢者良可歎也雖然執事寧以九十老親易三公重乎人去聊爾布復并粗

刻附覽不一

王宣

僕一丘自放學道無成踈懶之極筆硯如讐而足下尚以麤枝見跡萬里遠教禮恭而意專使人赧汗沾背別紙新詩得多壯麗語至見懐之什尤更琅琅僕抑何幸也足下故褎然稱蜀士矣來書有十科不試小孝克勤語則居然一陳公甫先生矣世無彭惠安不登薦剡可歎可歎雖然時頗清矣無意北游作驚人之鳴乎足下

所稱賢叔御史大夫舊知已也陳傳相則通家前輩也以不敢通境外問便間為我致聲欲搆數語作報而去鴻適發不肯為半日留僅能書扇頭近作覬充足下懐袖間物耳禮圖蜀椒祗領不宣

王逢年

得足下書知懸罄之室復為盜憎僕亦遘此僅餘一犀叵羅兩玉環徑持去然自此可高枕矣攤書滿牀不復顧也見示十二評甚俊朗有致獨僕一生人厠徃哲後

得無為足下知人累耶所聞似有高子業所見有宗子相或可當汝南月旦否洪氏典已敗一弟兩子皆可三千金僅十之二存耳墓田事俟詰得其詳方可奉復餘不盡

劉生

僕山棲禪觀屐跡不出郭外者八年矣近以先公身後聞部使者有意及之攜家仲叩謝於陽羨句曲間半月而後成歸則五尺應門持尊方伯所惠書幣及足下之

新篇嘉貺至矣足下以歳晏且有賢季姻事遄返然衡門不題鳳則足下尚有意乎而僕匏瓜之繫如故可嗣跡也嘉禾一衣帶水春花爛熳時有剥啄者必足下矣所示詩篇宏麗有致唯排律句似盛唐而篇似六季於見投之作尤甚辛少調之贈賀長昌一序足徵高尚時義竒俊汗血千里亦須小酌羇馬耳冗次未能奉酬先此附復并有薄致不宣

又

屈指小效先中丞地下之托於今九易寒暑矣感歲月之遒迅與人世之睽隔時時撫心歎嗟獨不得足下一耗僕閉關且久學道無成稍徙園居以便休沐屬愁霖滯淫畏及饘粥忽忽無頼中乃有武昌雙鯉溯我清池瞑㦽而足下之名姓在焉顛倒欲狂發讀數行始知玉樹巳成凌霄驟折回禄相妬連雲俱燼何世界之缺陷如此徐徵後辭則太夫人恃粥無恙孤孫儼然復舉一雄先中丞遺集不為狂燹所淩今得鋟梓以圖不朽尚

足以爲足下賀也以僕之衰懶其於雕蟲之技真若嚼蠟而交游見迸受役亡已所委穅秕之導不減踐更特以先中丞之故契足下之孝思誼不容已初擬留使者旬日可脫草而渠以足下有深秋中散之駕力辭而去聊此布復庭實不敢復勞彼往薄有侑啓亮之亮之

丁右武

貞無似辱王父司馬公國士之知念無以報之地下而公勤請至再累書近千言且貞生平所傾慕者又在公

以故受命之日不移月而具草不移日而脱草僻居亡可使者僅以授之嘉定君托轉致門下不謂其尚未達也兹復拜大誨隆幣專使三千里見督則貞之罪莫可逭矣敢録上請正其以災石不憚斤削公乃受楚甸之寄雖非以優賢者然得用驄馬故事為福一方猶勝優游郎署也且朝事雖若清明而賢者猶自相抵牾使人莫測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敢以迂愚之見進嘉定有大造於其邑所授南曹尚未足以報趙汝師雖婁轉而恒

邑邑為其言之不盡用耳羅近溪先生近一過而別㽦斐然成章悠然自得者恨不能留之大覭不敢盡卻并有薄附以比獻縞不外是荷

徐茂賢

昨家弟自閩歸道武林謂必挾足下俱得下榻作數日歡而雲雨杳然當緜不及相聞耳每誦足下詩不忍釋手至於八章足嗣秋興奉酧僅得其半故是小巫之索然所以屬望之意良不淺矣䣥長卿近相聞否伯玉過

彼想復作數日滯淫也家弟九月末可還里茲時足下能一命駕否黃雞紫蟹田家不乏咏酬謔浪主人所饒幸勿孤此良遘也伯玉便附此不悉

余生

得書敘致尊公先生大故及足下治喪撫孤苦心獨行之詳令人酸鼻用晦所報亦同至欲為朱公叔劉孝標續一論以志感大抵末俗宜然毋足怪者姚匡叔則云足下能自樹立不隤家聲兩弟一子文筆卓犖鳳毛之

孅不減河東尊公足慰地下矣示以秋期過訪乞志銘僕與尊公契誼非常必當破例應命但以一介擕狀來山川阻脩毋勞跋履匡叔還草率附報不一

王舜華

得書知為廣陵游者半歲甚適歸而有漂揺室家之歎夫廣陵天下之豪任刁程卓之竇萃焉以兄之才藻且高自標置彼曹擁篲治裝之不暇今舍而趣之嚴居自放之人若以為監河侯者則兄之計過也僕自庚辰委

身道民付業兒輩月責十金即一切衣食讌會酬酢之費皆取給於此間得官府小致幣資粗省紛紜卒歲計之亡纖髮羸三兒卜築未竟公私逋負不完今者淫霖恣虐稻田滙為巨浸花地盡成甌脱何忍向之為不情之索且彼縱未有目亦故有耳其耳凡之聲實久矣安能强之今搜槖得二金佐一醉之資勿罪菲薄文殊師利畫像返上緣齋室已滿不能供養故也鏡古帖評與諸賢往論頗不異新詩多渢渢之致附謝不一

張生

拜書娓娓叙令先公與先府君鞭弭周旋之好末及豚兒筆墨揚扢之契而僕居其間所當講者三世矣而最後乃始奉清誨稱神交雖晚不晚也書辭古勁宏麗雅是六代前筆惟小屈意公車之業一第不足難足下豚兒再挫近方埋轍兩孺子依之亦解學步但僕以衰劣懼世福向深非道民之利耳于鱗先生可念十七年泉下人乃子復繼之吾輩能無媿生耶足下證及令人淚

琅琅不自禁陳茂才北上附此勉旃自愛

夏山人

倉卒為足下具鷄黍忽忽幾忘之而足下乃猶寘廣心池小島方寸必欲去之以為快縁足下别後舉此以問遊者遊者皆大笑僕遂不能决且念儉歲費數十工為毁尾畫堨計非迂則謬足下幸勿留意非此池芥蔕乃足下自芥蔕也同年之子趙一鳳婦尤殉死事僕固重之而去冬其從兄一麟來請傳㝵寒具草已而一麟絶

不來已而與一鳳之母及季前後來聞相詬於門最後其母與季復來遂書傳付之僕為逝者不朽諆非為存者衣食諆也今便録一通附去内有一字足下須斟酌付一麟亦可所示哀誄其辭僕所未能悉然見足下一片高誼熱心敬服敬服和贈詩容緩期以上足下稱字甚古然施之知己乃當耳餘不悉

劉後菴

嚮者作伯玉司馬兄弟書欲為伯玉安頓餘年且謂兄

道得大行於新都匪唯仁人之利溥亦是謀生之一助也而喻君先已至彼兄遂不面伯玉薦福之雷信哉緣薄矣㝷拜手教及諸記之惠乃知天遣兄與宋子薄游天台鴈蕩永嘉括蒼盡搜諸名勝而發之為鉅麗奇瑰之辭盎有不偶者不然玆時方褦襶於猗頓程鄭之門而已僕名雖事外而身滯塵内羨此壯游兩腋欲飛兄能過我借麈尾吐煙霞語否餘不具

吳函虛

竊聞貴邦之累崇貲埒素封者往往不能舉其先業所
繇充而邇乃有慕仁人孝子之行于其親思所以顯揚
光大之存而有頌祝序記之類没而有志表傳誄之屬
然不過走長安中介紹貴人名銜以侈其鄉里而已執
事乃能以不朽寄之伯玉司馬遠而為王父誌其墓近
而為光祿記其祠亦足矣復更欲得不佞以重表王父
而壽尊君何執事之篤孝而右文也執事之所揚扢金
華諸賢以及二李而獨假借不佞非不佞所敢當第足

下之情最切文最麗僕固不能無心動而况有司馬之惇史仲嘉之勤言以為先容又安敢以綺語戒辭也雖然田光先生有言太子見光盛壯之時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執事所見猶故僕也即不得已而露其拙執事將掩袂而走耳雅貺不敢私助之阿蘭若以為吾二人福田并有薄侑附報不一

郭舜舉

嚮者得效尺寸於令先公地下顧其辭萎薾不能稱賢

者蓋時時愧心焉當時見公毀瘠委頓狀甚儀其孝而
竊憂之尋諗公宦金陵歷清曹至奉天子璽書董領東
學政蓋不唯膴問之日昭而占道體之益充也則有餘
慰矣茲歷五千里外羊城之使者捧羅浮仙人五色箋
以稚川子之遺丹侑焉僕昔猶能專一壑而今者金陵
馬曹吏也何足以當清問僕故爨材無柔櫨之用嚮者
齟齬言路分與鹿豕老豐草長林間而適我仙師見援
蓋倦之多慨之人易為趣舍斗室蒲團謂足投老偃蹇

朝命至再而仙師以緣未至未有所授會同事之人已出拜相而先君子復蒙聖恩地下留樞之命䟽辭報聞咸謂不宜再瀆失計苟出遂不能與病弟生訣此痛何言幸未為時趣所嚮固不敢效子南槌牀之恨當亦不至作淵源掇梯之悔也亡者已矣念其名業已小就且有四佳兒足慰地下獨僕犬馬之齒叨長十歲生趣已盡何況宦情業上䟽乞骸骨下銓部矣旦夕得請當治一容棺之墟待盡而已公見念深又惓惓及亡者乃敢

布之寄示歐楨伯全集此公能自了生計不似黎惟敬之零落也薄意侑緘并有書儀寄楨伯煩致之冬雪作寒南中當異加餐自愛

張茂才

嚮者得足下書筆甚古思甚奇學甚宏博今者復得足下書則筆益古思益奇學益宏博而前後所示通家之誼藹藹然兒子津津談高節雅度不容口東吳菰蘆中當不辨有此人也十六應真精工之極加以變化則真伯

時矣然亦是宋人内局佳手三跋却佳漢臣二畫惜其失神不妨名筆足下篋笥之珍推以見贈得無傷惠耶念欲璧完恐拂來美第不如發二巨瓿汎平原督郵如對張緒風流耳昨歲先君子以兩臺之請宗伯為覆賜全葬二祭又以鄙懇得贈大司馬於人子之願粗滿第僕復玷徵書固辭不允未免蛇足耳衰朽不才叨長家弟十年今家弟用病歸而僕乃冒病以出能無愧於處者以足下見念之切聊一聞之不腆將遠憶慚於英瓊

賜亮為荷

李季宣

屈指真州城外之席於今十五年矣足下之年甚少而僕亦非老當時披襟談藝所當無前足下意固當豔之葢未幾何而有避賢之請婆娑故林偃蹇時趣蒲團五尺息此幻軀於分已足而匹夫之節不固遂成小草金陵山水差號佳勝游目騁懷亦自非乏第病鴿在念懸鶉滿前蒼生之愧當逾於安石百倍也足下乃捐手書

尚相與飾使僕何所藏面長歌宏麗感慨益我多矣審足下已捷鄉薦尚滯公車兹又承太夫人之諱讀禮餘陰漸養經濟以俟公除僕老矣髮禿齒墮形神僅接無能仰酬來美如何雖然俟小間當勉效一言逆復也薄物將意不盡

徐孟孺

嚮者見足下所草宗譜私心已竒之偶以及郁君乃足下則走使致書盛相推謂不當讓于觧牛耳而一時得

與繩廷尉札又謂僕出獻吉上昔文王嗜昌歜仲尼慕之眉結而後咽二君子者得無有偶然之嗜耶抑亦相浮慕云爾獻吉草昧功在袪除于鱗矯矯實再九合僕雖有秦楚之賦何敢以狎主自期所賴足下諸賢左右提挈耳僕生平毀譽中人晚而厭名且畏之方擬戢身二藏間作殘活計時游糟丘可以終老幸毋用虛褒相籍也時科之業拋去已三十年忽得足下二義讀之覺齒吻間有種種新味江瑶柱不讓矣記序尤自蒼然咄

咄相逼特不宜為豚兒過噓拂以長其傲方苦作答書草草不及詳諸容嗣盡

又

昨過廷韓所一晤不暇深語適于生云邀足下送我至青浦雖以侵晨發猶數回首望雲間鵲不得乃鼓棹耳足下書來適同此懷佳章爽朗有致歲晏人事如織不能效反歌之和如何見示數十條良悉精進至意聊草數行為荅而未及詳大抵足下所問多於外境上着力

今宜但取三百篇及漢魏晉宋初盛唐名家語熟翫之使胸次悠然有融浹處方始命筆勿作凡題僻題險體險韻坌入惡道俟骨格已定鑒裁不爽然後取中晚唐佳者及獻吉于鱗諸公之作以資材用亦不得臨時剽擬至於僕詩門徑尤廣宜採不宜法也足下苦心非他後進比所患天趣時乏蹊逕尚存然宜從容涵泳得之毋助長也近作可全寫示不惡面擿當自省進素册小暇完上不一

又

嚮足下見過以僕案頭有佛書偶一讀之乃是塵勞海中覔小駐泊處耳而遂舉諸耆宿法語見詢欲令為足下剖大事公案是佛弟子於火焰獄問調達覔清淨境也可發一粲耳足下謂龎居士一切空諸所有為欛柄竊意足下方為有所苦故若本無所有何以空為然却自有不空者在故名真空不然則頑空也又復舉大慧師謂思量較計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是句亦剗非句亦

剋為問覺此語似專為足下設足下既有所苦而欲空之却汲汲然思量較計將心待悟不剋是不剋非終日於是非中求出是非此又病也古先生成佛後尚為摩耶夫人忉利天說法足下尊慈見衰證醫藥奉侍當憂則憂當勞則勞其它眷屬亦只以應盡之分處之便是大道舉手動足着衣喫飯本無深理只於此不涉攀緣思想亦道也足下苦於此體究又增一番葛藤矣巾衫絛履原不曾繫束足下心何妨參禪念佛亦豈必坐公

銜判案牘入出兜鍪劍戟中方下地獄種子火宅生蓮花變清涼境白日惡風吹墮羅刹鬼國只在一念間耳僕本毫髮無所得昔人云不辭為公道盡恐公他日怨我偶疲口授侍史辭不能次亮之亮之

又

豚兒封手札至縷縷悲懇恨不於兩月前當為紹介於先師所俾親為印證也第先師於諸弟子實不有所授叩之則曰堅其志澹其味守此八戒以俟我於五載之

後而已固請之則曰吾非秘而弗早授子早授子無益也僕猶記禪門一龍象以所解妻質師而妻不答恚而辭去又數載忽大有所悟始遥瞻禮曰倘師為我遽拈出我何以有今日哉即令僕果無恥抗顏而踞師席足下有問僕何以答也足下不問僕不答庶乎師弟子也然而足下與僕俱不能也足下但奉持先師之語五載後不以足下見先師者有如日執贄授館之念幸毋起僕不得不為泄柳段干木也方苦作報書不一

又

得足下書知秋來苦湯藥無暇呼棹然清夢時時落我弇州園矣僕比閏月苦河魚之疾者旬日尋復病目幸已無恙近始舉一孫兼家弟拜萬壽回趺宕杯酒間意氣差自強想所欲聞者承諭史記諸本凌生近致評林一部來乞序僕頗念其刻之精而病其采之雜然至膏夕加鉛槧差為便耳茅君何能深太史公即用修所長顔籀李善家語亦不得其精神要眇余祭酒刻本尚未

見傳所刪削出吳興董宗伯手亦不審然否足下又詢僕楚中發策中有太史公生不遇左氏傳語記出一宋老儒而忘其人當時極然之以為周紀諸侯世家寥寂之甚且所紀時時牴牾再覽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魯恭王壞孔子家壁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然則太史公時左氏誠未出或出而不備又其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不及左傳槩可推也足下又謂褚先生别補十一篇不宜錯諸傳中令人有

玉石之恨第其人識短耳其文辭似不減中壘新序可
別為一卷附於後不然今漢人語何幾而忍棄之也秋
來校正拙集魚豕之誤八百餘字增入說部六卷所謂
卮言別集者易之曰宛委餘編而斥盛事異典別行之
公家賜小璫宮姬事亦增録矣集所以名四部者賦詩
文說為部四耳亦七畧遺例也丁南羽筆意精新使多
見唐宋名蹟將來彷彿仇陸所委跋及扇頭詩俱不免
污蔑邑先美器病在速成宜多讀精思緩收目前之譽

幸相與勉旃范收之佳士也死後猶能結煙花一段致語第非大雅所宜耳洛神賦纖美有餘或恐吳興之優孟且無的然一跋倘減去十五或可借以小料理也羔羊居士紛披老筆隱然懷素過庭結體第寂寥數行粉素脫落而此公品在翠微居士下索直太昂須殺其半損餉二刻俱佳搨珍感珍感對客草次不悉亮之

又

得報書滿紙具悉雅況婁塘一曲何異匡山竹溪諸名

儁製撰當今紙貴第青蓮暫阻鯨吸恐令風流之士失望耳陸楚生作小簡來云李時養遊白下張復將為燕中之行子念促裝向閩酒人星散遠亦從此逝矣此語殊可憐第吾儕所割愛詎止一二端逐麋之犬寧顧兔耶殘歲別公次晨即得華陽真耗敢忘精進但蒲團一尺地遊思紛起殊艱剪削僅能作焚誦廟祝譬之小兒學塗鴉何日可勒勳墨池也蘇子瞻外紀殊草草意似好其人與其事聊為纂集而昨秋奔走侍師病復奪之

不暇掃敗葉客又無可任者公既為我摘出複誤便希改正如二三君子能梓之亦是藝林一段佳事也小兒新歲始曉約三四友生麗澤與辰玉各一宗而皆取裁於荆老公書即與荆老讀之承餉水仙新𥡴風塵外色味斟仙師所鑿泉薦之何必減華陽樂所念時序流易此身危脆相賞之餘亦重以相感懶甚不能躬執筆小間當裁一詩别書箋報謝不一

又

自奉仙師入覲即與荆老拾松枝煮新泉作蒭茟豈甬供而覓足下不可得方共怪之既得足下書披瀝衷悃激迫之深至欲逃家室賣身削髮以充埽除一力即呼荆老誦之相與憮然神賞此雖二祖立雪斷臂之懇亡以大喻此雖然仙師示誨愛敬君親而足下七十老母時時臥牀笫柰何亟舍而棲托二百里之外乎即緩急叩渠几呼粥藥誰與應者世人鮮遠識所左右前後老母者亡不以一第為悅一旦舍而就方外服亦非所以

慰衰慈也僕非有出世根器仙師見憐西山之日無復久照且于一切障累漸輕故援而拔之然實無毫髮得可以資足下亦焉用借為例廿一日乃仙師嶽降日足下可馳來拈一瓣香作弟子券僕當誦而焚之宣父云欲速則不達猶龍公亦云輕諾必寡信足下宜加三思僕言不能再也

程巢父

得手教累紙謬見飾奬以為可厠古作者悚息悚息至

欲選鄙集使卷袠與于鱗相當俾成二家言又令僕生見之甚媿雅意之辱僕在郎中偶失拙草二袠緣無副本踰月而後檢得之意不能無動而會其地饒梓武昌饒刻工遂有加災之誤既成為諸賢所念竟不獲蔽其醜以為恨今何幸遇足下具法眼為我一精決也昔謝茂秦毎論詩輒言當割愛而意不能自決以屬于鱗泚筆抹之大叫稱快乃知陳王敬禮之談千古不虛也却有一詎附聞于鱗居恒謂渠高不能當僕巨僕戲答抜

下之戰項王卒可十萬人淮陰侯以三十萬當之而又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乃一得志耳今與于鱗兵數埒恐不得當也讀休陽志宛然魯春秋竹書紀年昔顔惟喬志隨而雜用左氏編年體以為奇今又大奇也序當作大約七月間可脫稿仲蔚以數行先容足下材自高見當把臂入林矣奚所托紹介也暑者中酒困倦握管口授侍者以書幸亮不恭

乾隆御覽之寶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二